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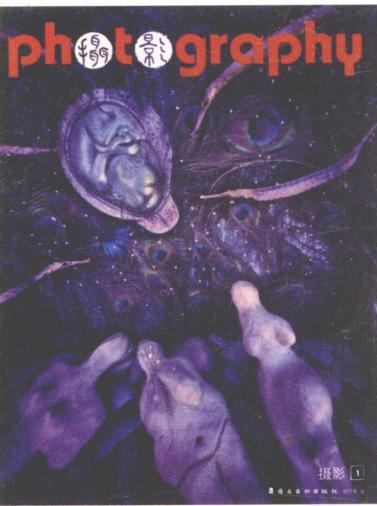
photography

摄影

摄影

摄影

1



封面：Birth | 诞生

特别鸣谢：Narey Spencer和Eric Renner提供封面

Special Thanks to Narey Spencer and Eric Renner for contributing photo to issue 01

photography

出品：深圳市德信美影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Decentmate Image Communication Co., Ltd Production

出品人：李强

Producer: Li Qiang

总编：赵卫民

Editor-in-Chief: Zhao Weimin laozhao01@gmail.com

编辑主任：陈韶晖

Managing Editor: Nikita Chan chan.nikita@gmail.com

编辑：康瑛

Editor: Echo Kang kangyinging@163.com

特约编辑：

王瑞（美国） 汤剑华（北京） 施翰涛（美国）

林添福（台湾） 杨延康（深圳） 尚陆（法国）

Contributing Editors:

Wang Rui(U.S.A.), Tang Jianhua(Beijin), Shi Hantao(U.S.A.), Lin Tianfu(Taiwan),

Yang Yankang(Shenzhen), Jeanloh(France)

美编主任：刘玉新

Art Director: Andrew Liu liuyx332@gmail.com

发行：张宏波

Distribution&Account Executive: River Zhang zhbldx@hotmail.com

合作伙伴：

意大利 ZOOM杂志 台湾国际视觉艺术中心

无限图片网 北京百年印象画廊

地址：深圳市八卦路众鑫科技大厦1607室 邮编：518029

Add: R1607, Zhongxin Technology Building, Bagua Rd, 518029, Shenzhen, china

电话：86-755-2583 9129 发行部电话/传真：86-755-2583 9135

Tel: 86-755-2583 9129 Tel/Fax(Distribution Department): 86-755-2583 9135

<http://www.photomag.cn>

E-mail:photomag@photomag.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摄影 / 德信美编.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62-3577-1

I. 摄… II. 德… III. 摄影艺术—中国

IV. J4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8702号

责任编辑：王新华

责任技编：钟智燕

德信美 编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出版人：徐南铁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6年11月第1版

版次：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965mm×635mm 1/8

印张：16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2-3577-1

定价：25.00元

学术委员会

A.D.柯曼（美国）、阿兰·朱利安（法国）、安哥、鲍昆、柏雨果、陈光俊、陈永、陈小波、段煜婷、顾铮、胡武功、姜纬、李媚、林路、刘博智（美国）、刘力宏、刘树勇、吕群、罗戟、全会华（台湾）、王川、王瑞（美国）、王如仪、王征、司苏实、宿志刚、邵大浪、石宝琇、苏民安、谢爱军、杨晓光、杨小彦、于德水、张小平、张超（香港）、张照堂（台湾）、钟建明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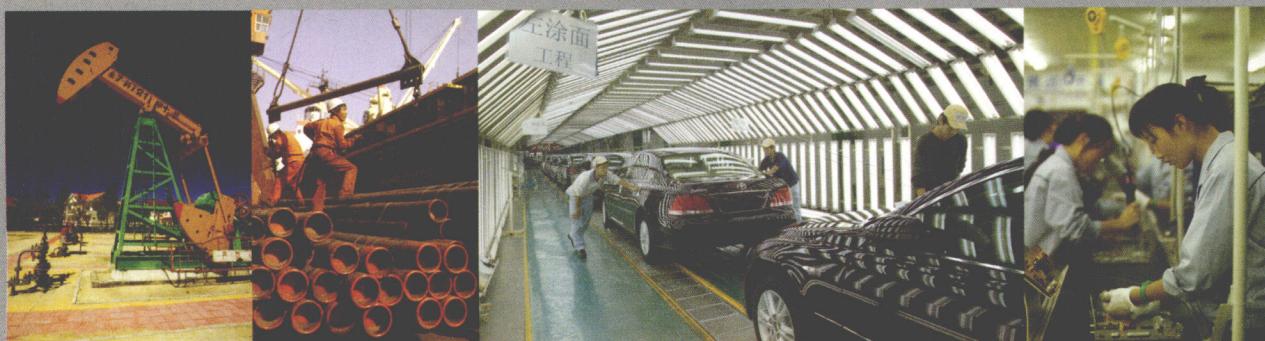
Academic Committee

A.D.Coleman (U.S.A), Addy Cheung (HongKong), Alain Jullien (France), An Ge, Bao Kun, Bai Yuguo, Chen Guangjun, Chen Yong, Chen Xiaobo, Duan Yuting, Gu Zheng, Hu Wugong, Jiang Wei, Li Mei, Lin Lu, Liu Bozhi (U.S.A), Liu Lihong, Liu Shuyong, Luo Ji, Lv Qun, Quan Huihua (Taiwan), Wang Chuan, Wang Rui (U.S.A), Wang Ruyi, Wang Zheng, Shao Dalang, Shi Baoxiu, Si Sushi, Su Min'an, Su Zhigang, Xie Aijun, Yang Xiaoguang, Yang Xiaoyan, Yu Deshui, Zhang Xiaoping, Zhang Zhaotang (Taiwan), Zhong Jianming

Names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PHOTO MAGIC

China Today



STOCKYARD**CHINA**.com

中 国 图 片 精 华 网

For information to submit China images for consider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jim@stockyardchina.com**
or visit our website: **www.stockyardchina.com**

本网站欢迎提供有关中国图像加盟,
详情请电邮: **jim@stockyardchina.com**
或参视: **www.stockyardchina.com**

3300万像素
仙娜数码后背 eM 75



sinar 
elinchrom  elinca sa switzerland www.elinchrom.com

北京站



国内分公司

上海仙娜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 021-56971567 传真: 021-56728105

北京兴普思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 010-84832253 传真: 010-84833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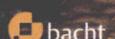
中国总代理

广东普思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96-110号金穗大厦20楼1室

电话: 020-38862726 传真: 020-38817864 邮箱: psc1ltd@21cn.com













www.pscbuy.com



龙《历史的脚印》Wang Shilong, Footprints of History

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2006 Lianzhou International Photo Festival

LIPF 06 2006/12/5-20

- 广东省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摄影年展，每年举办一次
- 展示当下中国丰富的影像资源，并对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摄影进行探讨
- 首次实现摄影、艺术、社会学、人类学、城市学跨学科的合作，释放影像全部的力量
- 以摄影为主，包含艺术、录像、装置、声音等不同形式的80多个展览，众多国际一流的摄影家与艺术家、学者参与
- 实现摄影界与艺术界以及相关领域的有机互动



seen the observer and the observed
观察与被观察

德默营造 | DAtrans



sina 新浪网

新快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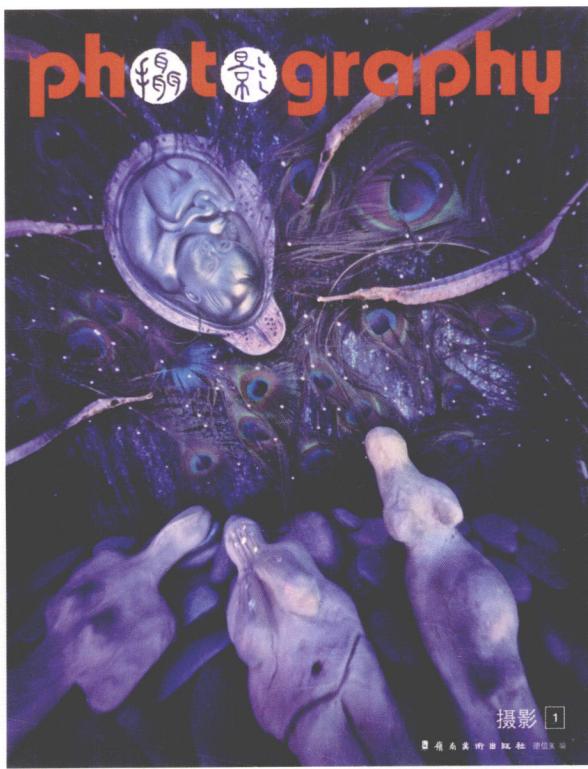


城市
CITY PICTURES

invent

APPELLE FRANCE





做国际化的专业摄影传媒

《摄影》杂志的特征

- A.市场化 B.国际化 C.专业化 D.学术化

《摄影》杂志的出版印制

中英文双语行文 双月出版 国内国际发行 定价25元 特度8开本 封面300g铜版 内页128g铜版 正文128页 四色精印

《摄影》杂志的优势

- 国内外多名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及摄影活动组织工作者提供强大的学术理论支持。
- 新锐职业摄影媒体编辑团队，新思路、新方法、新看点。
- 国际流行MOOK书刊新媒体概念。

PHOTOGRAPHY is produced by Decentmate Image Communication Co., Ltd, which dedicated itself to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The magazine is published bimonthly and bilingually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128 pages of excellent content: photography masterpiece, advanced photography theory, equipment and technique discussion, market information, etc.

photography

优惠订阅计划

《摄影》PHOTOGRAPHY

全年优惠订阅计划

即日起，凡订阅全年6期《摄影》的读者可获八折优惠，即原价150元现只需120元。

特别提示：

凡直接从本公司订阅杂志者，本公司均免费平邮寄出。如需挂号邮寄的订户，挂号费由订户自行承担，全年订户挂号费另收18元。请读者务必提供详细的邮寄地址，并以免造成杂志丢失。

注：由于开本较大请注意邮箱大小。

汇款方式

地址：深圳市八卦路众鑫科技大厦1607室

深圳市德信美影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邮编：518029

收款人：谭星星

发行部电话/传真：0755-25839135

E-mail:photomag@photomag.cn

<http://www.photomag.cn>

Contents 目录

EVENTS	P003	事件
COMMENTS	P008	言论
CREATIVE	P014	沉默的饶舌——朱浩的彩色摄影 The Silent Chatterings
	P026	奇幻的360°摄影造像——奥斯卡·古兹曼和希乌达·加薇丝合作的视象艺术 (上) Oscar Guzman and His 360° World [Part One]
	P034	尘与雪 Ashes and Snow
	P040	迟鹏的裸体午餐 Chi Peng's Naked Lunch
FEATURE	P046	充耳不闻——Nancy Spencer和Eric Renner作品 On Deaf Ears——Nancy Spencer & Eric Renner's Pinhole Photography
	P056	针孔：另一个世界 Pinhole: Another World
LANDSCAPE	P062	平林寺 The Heirin-ji (Heirin Temple)
	P068	剑走边锋惠怀杰 Hui huajie —— A Sword on Its Spiffy Path
DOCUMENTARY	P076	杨延康：藏传佛教 Yang Yankang: Tibetan Buddhism
	P084	责任——读李杰的《布拖记事》 Responsibility——A Review on Li Jie's Vicissitudes of Butuo
	P092	关注的责任——从李楠的系列摄影《福利院》谈起 The Obligation of Paying Attention——Starting from Li Nan's Welfare Institution Photograph
GEOGRAPHY	P100	湄公河纪事 Story of The Mekong River
COMMERCIAL	P108	德国摄影师Hatty作品 Hatty's Car Photography
PRODUCT	P112	不妨弄个针孔相机玩玩 How About Making A Pinhole Camera Yourself?
COLUMN	P116	专栏：光的解读 (A.D.柯曼) Light Readings (by A.D.Coheman)
PUBLISH	P122	摄影师图书出版手册 Professional Advice on Photography Book Publishing

“天鹅节”中国专题摄影创作周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代表大会

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

日期：2006年12月23日（5天）

主办：中国艺术摄影学会 135120网站

协办：北京天马时代文化发展中心 《摄影》杂志

支持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环境报》、《人民摄影报》、《中国旅游》、
《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摄影世界》、《影像时代》

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任：吕厚民

主任：刘雷

副主任：杨晓利

委员：索亚伦 张儒雷 徐月 吉小冬 尚继汉 胡民举 石旭民

出席专家：吕厚民 刘雷 朱宪民 任国恩 杨晓利 索亚伦 吉小冬 姜平 王苗 李楠

（出席专家将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

会议内容：高级摄影讲座（刘雷、姜平、王苗、李楠等）

创作项目：天鹅——在会议期间，将有约数万只天鹅飞抵三门峡，其壮观场面极为罕见，会议期间将是拍摄天鹅的最佳时间。

天井地窑——这是三门峡地区独特的民居景观（已有几千年历史），

已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会已将此地设为“摄影创作基地”。

民俗婚庆——在天井窑洞安排典型的民俗婚庆项目，品尝婚庆宴。

摄影大奖评选：现场评选参加活动的摄影家在“天鹅节”期间拍摄的摄影作品，

同时颁发奖品。奖项包括：

徕卡杯——金牌奖（1名）、徕卡杯——银牌奖（4名）、徕卡杯——铜牌奖（8名）、徕卡杯——优秀奖（50名）

摄影作品精品展览：全部获奖作品及专家拍摄的作品将于2007年春在北京“徕卡精品展厅”展出。

报名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821信箱（邮编：100037）

联系电话：010-63751158 010-66560674

传真：010-63742856 010-66560674

手机：13601198789

沙飞摄影奖正式启动

10月27日，在“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上，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代表沙飞摄影奖组委会，宣布沙飞摄影奖正式启动。

沙飞是中国20世纪具有开创意义的著名摄影家，他的影像是近一个世纪中国人视觉记忆的重要凭证。沙飞以其高度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富于探索精神的摄影创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影像资源。沙飞利用摄影语言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从事这一事业的原动力，同时也是沙飞摄影奖的设立基础。

沙飞摄影奖由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发起，沙飞作品的主要收藏机构广东美术馆以及主要研究机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沙飞暨影像研究中心”参与，共同设立，每两年一届，每届将产生三位获奖者。

沙飞摄影奖旨在发扬沙飞精神，奖励使用摄影手段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沙飞摄影奖尤其鼓励持续关注社会与人类自身命运的华人个体，以及在推进摄影和使用图像方面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华人个体。

值得关注的是，沙飞摄影奖的评委并不局限于摄影界，而是由五至七位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包括摄影、社会学、文学、艺术、影视、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

首届沙飞摄影奖将于2007年3月评选出获奖者，并在广东美术馆隆重颁奖。

有关沙飞摄影奖的更多信息，可于即将推出的www.shafei.cn 获得。

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



2006年10月23日至27日，由FOTOFEST®、《中国摄影》杂志社、北京高磊明室影像工作室及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四家联袂举办的“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Meetingplace, FotoFest Beijing2006）在北京艾维克酒店举办。

这是一项旨在为帮助中国以摄影为工作手段的艺术家和摄影师进入高端影像市场的国际交流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到了35位国际级影像专家，其中30位来自北美和欧洲，5位来自中国。

这次活动共有近800位中国摄影师、艺术家报名，近300名通过初选。他们来自包括港、澳、台在内的30个省、直辖市和地区；当中既有以摄影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家，也有坚持传统摄影方式的摄影师，他们是当前国内影像艺术创作领域最活跃的一群。35位专家的资料提前在网站公布，通过初选的摄影师根据自己的创作特点和发展方向选择见面前的专家，在5天的时间里摄影师带上精心制作的作品集与专家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闭幕式酒会上还同时举办了沙飞摄影奖的发布仪式。

“原生与原点”，国际艺术与原生态艺术汇聚连州



第二届连州国际影展开幕



马良·草船借箭



翁乃强·回放

“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暨第八届中国瑶族盘王节”将于12月5日—20日在广东连州举行。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组委会于9月26日在广东美术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今年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暨第八届中国瑶族盘王节将于12月5日至20日在广东连州举行。

上届摄影年展的学术主题是“双重视野——从连州出发”，年展首次实现摄影、艺术、社会学、人类学、城市学跨学科的合作。第一届展览的目的是广泛考察存在于图像中的双重性，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展览来揭示这种双重性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表达。

本届年展的学术主题是“原点，观察与被观察”，作为学术委员会主席的杨小彦对本届主题作出如下阐释——“从主题上来说，本届展览是第一届展览在学术上的一个合理延伸，希望通过同样丰富多彩的展览，着重讨论观察者的位置、影像工作者的立场、观察的作用以及被观察者的价值。因为，正是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影像世界的全部意义。”

在“观察与被观察”这个主题下，我们对于摄影的探讨将回到摄影本身，主体与客体，观看与被观看，私密性观看与社会性观看……我们的80多个展览也将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今年的策展人队伍中增添了几名更具分量级的海外专家，他们是著名摄影评论家、美国摄影评论档案总裁艾伦·道格拉斯·科尔曼先生，美国著名策展人、美国休斯顿美术馆策展人安妮·威尔克斯·塔克尔，莫斯科摄影之家主席奥尔加·希维布诺娃等，我们的国内外策展人将会带来最新最精彩的作品，他们也将继续固守着他们几乎苛刻的策展标准。

摄影节期间的活动还包括学术论坛、DV专场放映会、幻灯放映会、摄影采风大赛等。众多国际一流的摄影家与艺术家、学者将参与展览和学术研讨。为了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某种方式参与到摄影中来，今年摄影年展与新浪网一同主办了“超美拍——女性摄影大赛”。由这个活动将引发人们对于“网络摄影”以及“拍摄与拍摄对象”等问题的讨论。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为帮助艺术家和摄影家进行艺术创作，还特别设立了“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摄影师大奖”，大奖会在每年参展的摄影家、艺术家当中评出三位获奖者。

一个成熟的艺术展览与空间的使用密切关联，这也使得我们由艺术关注到建筑，由建筑进而关注到这个城市的旧建筑改造。今年我们得到了留德建筑师陈旭东先生无私的帮助，他凭着自己精深的建筑设计经验以及对艺术项目的热衷，为我们新的旧建筑展区进行了设计改造。

第八届中国瑶族盘王节的同时举办为摄影年展期间的一大亮点，“中国瑶族盘王节”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轮到连州市政府来主办。

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今年的海外新闻发布会将移师英国伦敦，于10月18日在伦敦著名的“摄影师画廊”再次举行世界范围的新闻发布会，让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逐步成为代表中国最具专业影响力的摄影节。

更多信息请参阅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网站：www.lipf.cn

Events | 事件

“彼岸·看见”台湾摄影二十家1928—2006影展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台北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彼岸·看见”台湾摄影二十家大展，八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揭幕，展期至八月二十三日，展览的作者，结合了今天台湾摄影界自朗静山先生以来，一共二十位代表性摄影家——朗静山、张才、郑桑溪、庄灵、王信、庄明景、黄永松、张照堂、郭英生、全会华、钟永和、陈春禄、张光和、刘振祥、陈敬宝、姚瑞中、翁明哲、黄亚纪、许哲瑜、吴季璁等；不仅涵盖了老中青三个世代，他们近二百多件的作品，无论就创意观点，取材内容和表现手法各方面看，都清楚显示出整个台湾的社会面貌，一直都在向前蜕变和发展的成长轨迹与脉络。

形式上，它们几乎涵盖了从“传统画意”“客观纪实”到“主观意象”甚至到“抽象表现”和“观念装置”的当代美术思潮领域。综观这二十位具有相当代表性摄影家的全部作品，如果从时间上的角度上看，说这个展览是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摄影艺术发展历史缩影的具体呈现，应当也不为过。

为了引发更大的影响，主办单位安排这次来北京参与盛会的十二位台湾摄影家，与大陆摄影名家及学者共同于八月十一日开幕当天举行两场研讨会，就两岸摄影艺术的议题进行全面性的探索。



苏州工艺美院摄影棚落成

暨“摄影教育的职业化导向”研讨会

2006年9月25日，一个具有先进水平的专业教学影棚在苏州工艺美院职业技术学院落成。影棚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德国巴赫的导轨系统及瑞士爱玲珑的灯光设备，面积达400多平方米。在硬件上达到了国内摄影院校教学影棚的领先水平。

同时，来自各高校摄影教育界的专家及第一线的知名商业摄影师二十余人在太湖之滨举行了由本刊发起的关于“摄影教育的职业化导向”话题的研讨。

此次研讨中，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身份对我国摄影教育的培养倾向、教育体制、教育方法等关键问题提出了看法与论述。



影棚



非常城市摄影联盟研讨会

非常5 + 10——新时期中国摄影团体运作发展战略研讨会

世界性、国家级，连同省、市、县上下五个层面的十多种不同名称专业协会的头头们汇集南充，共同商讨新时期摄影团体运作的最佳和最新模式。

被与会者称为“非常5 + 10”的新时期摄影团体运作发展战略研讨会作为中国首次涵盖“五级”摄影团体和十多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协会的聚合，具体地说明了优势互补的重要性，而本次会议的影响和张力，将会全方位辐射下一步的团体发展。只有在协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多赢的共同发展。

2006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落下帷幕

9月22日，第六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顺利落下帷幕。

自1997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至今，平遥古城已经连续6年举办世界范畴的摄影大展，今年的展览于9月16日开幕，主题为“多元·和谐”。

展览集中了4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一万幅的摄影作品，分别在平遥柴油机厂、棉织厂、县衙、文庙等9个展场展出。

这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联系图片社庆祝30周年展出的31位摄影师近350幅作品，可以说是整个影展中的精品。二针厂则设立了世界艺术院校摄影展，集合了美国纽约摄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中外40多所艺术院校展示他们的教学成果。展览作品超过一万幅，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参展和参观，成为本届摄影节的亮点之一。主题展览“奥运来了”展出了记录百年奥运的上百幅经典照片。在县衙展区，新华社精挑细选出274张照片，向世界展示着新中国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历代新闻人从业的艰辛。

另外，为了吸引摄影人以及利于摄影作品的传播，本届的平遥摄影节特地邀请了法国的巴黎拍卖行带来100幅国际一流摄影家的原作，展览的同时也参与拍卖，以期使图片交易形成市场。为了满足摄影师了解和参与国内外摄影市场，实现其摄影作品价值的要求，大展特地设立了“2006平遥图片交易中心”。自中心开幕以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参与进来，这也是国内建立的第一个国际图片交易市场。

在大展期间，摄影师除了欣赏国内外摄影大师的艺术作品外，了解和参与到摄影市场是他们的另一个愿望。为此，组委会专门联络了目前全国最有影响的摄影机构和图片公司设立了交易市场。同时还在大展期间举办了主题为“照片拍卖的国际市场”的讲座，让摄影师对交易有更直观的了解。交易中心除了展览图片外，还有来自北京、广东等地的摄影作品经营者的展位。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上采取的步骤更开放也更全面，这表明展览认识到并且有决心为摄影人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古城中的海报



联系图片社的影展成为本届平遥摄影节最震撼人心的展览之一



现场销售的针孔相机



三八线影展加入了行为艺术的元素

《中国广告摄影年鉴2006-2007》出版

1996年，由

《现代广告》杂志

发起举办的中国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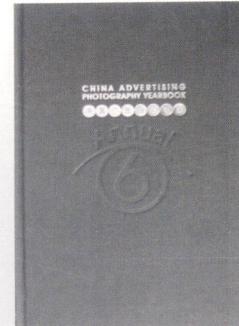
告摄影大赛去年改

变为“双年展”模

式，这是模式变更

后第一年“双年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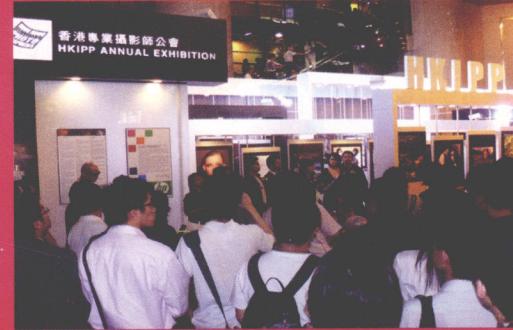
《中国广告摄影年



鉴》。年鉴的编辑模式也较以前作了改变，主办方试图使之成为图片市场供需通路的工具书。

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HKIPP06-07年展

2006年10月16日至22日，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HKIPP06-07年展在香港时代广场露天广场举行。16日晚，HKIPP年展在HKIPP、时尚界、专业器材厂商等嘉宾剪彩后揭开序幕。此后，HKIPP会员的作品将在香港各大高校巡回展览，并一直持续至明年4月。年展揭幕的同时，公会出版的《影像年刊IMAGE》



年展开幕现场



HKIPP06-07年展海报



HKIPP06-07年鉴

也同时推出，这本汇集了本地摄影师作品，展现摄

影技术风格的年刊，将会成为新一年中广告设计界不可或缺的摄影师指南。

于1986年成立的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HKIPP)，一直致力弘扬香港专业摄影，经常举行专业性会议、展览、比赛，为国内外摄影界及相关行业之专业人士提供沟通渠道，加强摄影界与不同界别的交流，至今已踏入第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间，HKIPP在团结业界，制定行业标准和指引，增进摄影师与客户沟通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本身更成为近年来发展的内地摄影师行业协会的学习榜样。

借着公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因客观原因分别在2003及2005年停办了两届的“年奖”活动也重新启动，并被重新定位，将规模延展至整个亚洲，更名为“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亚洲摄影年奖2007”(Asia Photo Awards 2007)。公会希望这次“年奖”活动能够提供一个渠道让更多对摄影、艺术和设计的有志之士互相观摩，更让对艺术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参与，培育新血。年奖结果将会于2007年4月公布。为了促进文化艺术发展，所有得奖作品在参赛者愿意的情况下，将会全部捐赠予香港文化博物馆作馆藏。想了解更多关于年奖的信息，可参阅www.asiaphotoawards.com

“显隐——中国摄影二十年”图片展

时间：2006.10.15-11.15

地点：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

“显隐——中国摄影二十年”图片展于2006年10月21日下午3时在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开幕，本次由顾铮策划、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赞助并收藏的“显隐——中国摄影二十年”，旨在在中国当代摄影日趋成熟的今天，通过集中呈现当代中国摄影的重要成果，检阅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历程，并通过重新展示当代重要摄影家的作品，将他们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贡献与艺术价值给予历史性评价，以承前启后，对中国摄影未来的发展予以启示。同时，此次展会也为有志于完整了解与收藏中国当代摄影的美术馆创造了收藏经典作品的契机。

配合展览还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外关注中国当代摄影的学者与批评家与会，对摄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原直久“欧洲纪行”铂金相片经典原作展

时间：2006.9.1-10.15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3号蓝堡国际中心1201室 影天国际艺廊

2006年9月1日，日本摄影家原直久的“欧洲纪行”铂金相片原作展在国内闪亮登陆。

日本大学摄影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大画幅摄影家原直久(Naohisa Hara, 1946-)是一位执著于使用大画幅和高品质黑白摄影技法来记录和见证欧洲都市风情的律己不懈和诲人不倦的摄影家、教育家。从1970年开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扛着一台笨重的8×10相机游走于巴黎以及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市井风情之中，他始终如一不忘初心，不光追寻尤金·阿杰的足迹和创作理念，并且对亚当斯的“区域系统”(Zone System)有精到的研究和把握，并把这一切应用于创作和摄影教育之中，深受学生的爱戴。

这次展览汇集了原直久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Matera Sassi ITALIA、Les Halles Centrales PARIS、Rivello ITALIA、Corte Cafetier Venezia ITALIA、Burano Venezia ITALIA等作品。原直久这次的“欧洲纪行”铂金相片原作展是他对铂金相片制作传统工艺及与先进数字技术结合的技术革新研究制作成果的杰出展示。

南沙：最后一只蜥蜴——许培武摄影展

时间：2006.10.20-11.5

地点：广东美术馆7号展厅

南沙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位置，方圆500平方公里，早在1993年，香港富商开始进驻开发南沙，十年后，地方政府确定把南沙开发为集港口、物流、居住一体的海滨城市。我希望用宽幅影像展现这片山、海、水、田在土地流失中的变迁。

2002年的12月，冬天的阳光普撒在荒芜的旷野，笔直宽敞的马路伸沿到边际的尽头。三五公里之内，偶尔能见工厂仓库、地产楼盘。深入乡村深处，仍可见当地人以最原始的推网形式捕捞鱼虾。山之巅，一个被遗弃的采石场凹下的石坑被雨水浇成“高山平湖”，风过水面，涟起微波。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南沙见到的景观。

2005年的4月，再一次来到南沙。春雨缠绵，玻璃窗外的风景看的模糊，我去找当年的蕉林、农舍、沼泽。最后来到山之巅的“高山平湖”，唯有这片景色依然苍凉。我并不在乎南沙的山、海、水、田日后可能变成深水码头，或者是科威特炼油基地，或者是丰田汽车工地，或者是海滨城市，我只是在作城市变迁的影像记录时，享受着一段优雅的摄影时光。

——许培武

建筑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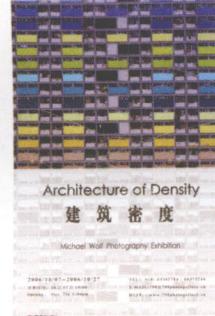
时间：2006.10.7-10.27

地点：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工厂内大山子艺术区

Michael Wolf在香港工作生活了10年。香港复杂而又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促使他拍摄了这些建筑。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每一平方公里的香港土地上平均居住了6700人。大多数人居住在高层公寓楼中。在《建筑密度》系列中，Wolf研究了这些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发现了这些建筑表面谜一般的抽象画面。

在2002年，Wolf的作品被“SAN Francisco Chronicle”称为“未必确实的和人性的警觉”。在以前的系列中，Wolf形容了本土化的街道文化。他的早期作品详述了人们放置在后门或小巷中的物件。在这一系列中，一片片人们生活的标记占据了巨大的建筑。Wolf继续探索着大都市的机体，它们的发展取决于居民和建筑师。在《建筑密度》系列中，摄影师评鉴这些决定着香港人生活空间的高层建筑。Wolf在每一栋楼中找出了一个单一的个体，而不是它的实用功能和巨大的外表。



“宿命与超越”摄影展

时间：2006.9.28-11.1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北京季节”画廊

开放时间：10:30 - 18:30 周二 ~ 周日 (周一休息，如需参观请预约)

展览以照片的形式展现艺术家们从古至今，从人文社会、“文革”至现实的今日，跨越了地理、历史、社会学和自我内心揭示的种种因素创作出的让人们再重新观看它们所存在过流传至今的意义。展览中有新加坡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Francis Ng和香港艺术家周俊辉，中国艺术家马六明的行走长城的代表作，海波那令人凄悲而着迷的四季村口一景，白宜洛直击主题的新作，缪晓春、洪浩、慕辰和邵逸农、陈羚羊以及迟鹏对城市人群的人文关怀，陈秋林对传统文化反思的豆腐百家姓，新人张鹏的作品让我们看到被扭曲的童贞，田太权对“文革”批判性的思索……

林然经典黑白铂金印象（5×7）作品系列

时间：2006.10.8-11.9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湖渠酒厂国际艺术园C3006座云天影像空间

2006年10月7日于酒厂艺术园区的云天影像空间首次在国内展出摄影艺术家林然的铂金印象作品《芙蓉花》。

《芙蓉花》是摄影艺术家林然先生于四川古镇创作的，全部由大画幅5×7座机拍摄，蕴意着每一座古镇，就是一朵芙蓉花，同时盛开，同时凋落。

第六届上海双年展揭幕

时间：2006.9.5-11.5

地点：上海美术馆

上海双年展自1996年诞生，经过10年的历练。从第一届以“开放的空间”为主题，经过第二届“融合与拓展”、第三届“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第四届“都市营造”，再到第五届的“影像生存”，上海双年展始终以上海城市为母体，依托上海独特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来思考当代都市文化建设中的诸种问题，以鲜活的视觉艺术方式在全球境遇和本土资源之间、严肃人文关怀和大众时尚之间、都市视觉建构和城市内涵发掘之间，建立起一座交往互动和展示的桥梁。



本届上海双年展“超设计”于2006年9月5日至11月5日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为期两个月。“超设计”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以“超设计”为主题，设有“设计与想象”、“日常生活实践”和“未来构建历史”3个单元。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4个国家的艺术家、94人（组）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参展。

“行进”——利物浦第6届双年展

展览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号中信泰富广场LG层 时尚沙龙

展览日期：2006.9.5—2006.11.5

利物浦和上海是姐妹城市。同时举办的国际艺术双年展和英国艺术家办的这次展览将会在2006上海双年展展出。被选中的英国艺术家来自默西塞德郡、北威尔士和伦敦并且他们都与利物浦有些许关联。他们被选中回应了上海双年展的主题“超设计”。

艺术家因每天都接触到各种照片、电影、设计、声音和装置而感到有趣。每幅作品都批判了现代生活中的经历，披露了其疏远和不满足的感受，同时也有赞美面对越来越规律化和模式化的现实生活所表现出的幽默感、创造力及柔韧性。

展览也反映出了利物浦本身的特性，这个城市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实体市中心改建工程正在快速地进行，同时在文化上，也显著地反映出城市将于2008年成为欧洲文化之都的使命感。

展览的名称，从一本书中截取，Walter Dixon Scott写的《利物浦1907》，根据他对默西河上栈桥的描述，一个世纪前城市的繁荣盛世时期它是人们交通运输的必经之路，也是商业活动的经手港口的标志，被形容为“不列颠通向帝国的关口”。

Events | 事件

Comments

言论

•旧文重读•

你老去西藏干什么？

文：刘树勇

[按]1999年，20世纪最后的一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搞了个展览“中国”，记得好像是美国光圈出版社策划的。我和袁冬平兄就去看。此展选择了不少国外的摄影名家拍摄的有关中国的图片，诸如萨尔加多、布里、艾伦·马克、马克·吕布等等，都有照片列展。也有几位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在其中展出。给我的印象，很像前些年我们很多人搞的那种“什么一日”之类的东西，浅薄，极其表面化。而且，多是一些特别“中国化”了的景观图片，比如故宫、早春苏堤、满大街的自行车什么的，一看就是“他者的眼光”在看这个复杂纷乱动变不已的中国，不得究竟，尚在中国之外。与同去的和在展览场子里见到的朋友说起来，大家都有同感，认为不过尔尔。当然，“他者的眼光”也是一种眼光，近年来被大家说来说去。而且，彼时开放程度远不及当前，国外摄影家对中国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兴趣，又多是此前的图片，涉及未深，照片表面化也是自然中的事。再说了，这样的展览效果主要与策展人的眼界和思路有关，而与摄影家的关系不大。摄影家的照片在此不过是一块砖头，被策展人拿来砌成了一面叫作“中国”的墙。其实呢，中国还在墙的后面。

看展览时，遇到了《大众摄影》的朋友。他们正在做一期有关西藏的专题，邀我写一段文字，不要长，两千多字够了。以我有限的所知，大家拍摄有关西藏的照片，专业杂志发表有关西藏的图片，与那个由西人策划的“中国”展，有相似的问题，值得一说。因此一点，也就答应了。文字完成，传过去，说是不能用，原因自有种种，总之吧，不能用。其实我明白，这种说辞与大家对那些有关西藏的摄影及其图像的理解相左，也与专题策划要倡导的意思拧着。于是作罢。

近些年，朋友王鲁在他的“成言艺术”网站上发了这篇文章，有好心的朋友转来贴去，引出了许多说法。去年初时，在广州，自朋友张新民兄处看到摄影家吕楠在西藏历时八年拍摄的一个“西藏农区”的专题，做得好，没得说。与我此前见到的所有有关西藏的照片大不相同。只是限于作者的特别考虑，在此不能发表他的照片，可惜可惜。去年见到杨延康兄，亦正在拍有关西藏的专题。以我看到的他历时多年拍摄的乡村天主教的专题，以其水准，将西藏拍得与众不同，也是个迟早的事儿。他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照片我还没有见到，要不倒是可以央他拿来于此地发它几张，也好与我谈的话题相互映照，或可能把事儿说得更清楚一些。以我个人的

有限眼界和理解，这两个人有关西藏的照片值得大家看重。当然，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某位藏胞拍摄的有关西藏的——再说得近些，是看到有关他自己的生活的图片。可惜平常日子里处身京城，和呆在笼子里差不多，哪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倒是希望见识广大的朋友指点一二，让我知道，这青山之外，更有数重的青山列在远处。

看到不少搞摄影的人，老是挺悲壮的样子，一有空便带着一大堆摄影器材一趟一趟地跑西藏，说是“搞创作去”，一去几个月，拍回来无数的照片，然后找个机会给别人打幻灯看看，或者是让摄影杂志的编辑们要去发表，还请他谈谈“艺术创作”的感想什么的。跑过几次之后，摄影家的表情便愈发悲壮，据说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仿佛突然得了什么高人的指示，神色行止都一副飘乎乎的意思。每每见到这等准高人，先是有些肃然起敬，然后就有点儿不大明白。看发表在专业摄影杂志上的那些照片，弄来弄去都那些东西：穿脏兮兮的皮袍子的藏胞，转经的或辩经的人们，活佛与喇嘛，朝圣途中仆地前行的信徒，圣湖畔的玛尼堆，天葬台与秃鹫，雪山与冰川，藏戏与云朵，等等等等。人物自然不同于我们，看着新鲜，可看多了也就腻了；风光也还壮丽，可看成是气象图片也无不可，说它“艺术”也“艺术”不到哪里去。这么多人反反复复地就拍这几样东西，还一脸煞有介事地整天嚷嚷着要去西藏“搞创作去”，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这西藏和你能扯上些什么关系，怎么惹得你老往那儿跑？

想得多了，就觉得其中有些原因。首先大概是因为猎奇。对于那些来中国旅游观光的外国人和居身西藏之外的中国人来说，西藏肯定是一个独特的而又相对封闭的奇观。它是如此不同——居于世界屋脊的地理位置、特异的宗教与文化、特异的风景与人文习俗——引来无数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每年蜂涌到此地，通过旅游、摄影、摄像、购买那些具有浓郁民族地方色彩的物品(服装、刀具、饰物、唐卡等等)、拜见活佛等方式，来大肆地“消费”这一奇观。而对那些摄影家们来说，西藏更是一座“创作基地”（这个词儿如果是种旅游策略则可，如果是认真地想这么搞，那就有点儿特别的无知可笑）。甚至很多人都说：一个搞摄影的如果不西藏真是白活了！好像摄影天生地与西藏有点儿什么必然关系似的。

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摄影家和外国摄影家越来越喜欢往西藏跑却是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我想是因为这种普遍的猎奇心理造

就了一个图像的市场。想想看，衣着特异的藏胞、蓝天白云下的梵呗、活佛与朝圣途中的信徒、玛尼堆与天葬台、世界屋脊上的雪山，这些完全表征化的符号化的奇观化的西藏影像，满足了无数未曾到达此地的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的阅读需要。他们看到了由那些摄影家们肤浅的认识所解读和展示出来的一个西藏，同时他们的观看和期望又反过来巩固和鼓励了摄影家的这种肤浅的展示和不断的去猎取这种奇异的影像。

另一个原因是在对摄影的理解上搞晕了。在许多中国摄影家们的理解中，凡涉及人物事件的照片不外是新闻报道加纪实；凡风光花卉加点儿造型光摆个架势拍的人像，那就算是“艺术摄影”或者是把摄影搞“艺术”了。而且我们的那几种能给各地的摄影家们评职称时帮上一点儿忙的专业摄影杂志，也一直在传达这样一种毫无学理可言但却于自己无害的绝对不会犯什么政治错误的摄影思路——近五十年来它们最喜欢发表的就是那些“表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风光照片，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出一些弱智一样的风光摄影家，还把个亚当斯当成领导来服从。于是，摸相机的人们要想“艺术”一把，而且又能将旅游观光、体育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调剂生活节奏与所谓的“艺术创作”结合于一体，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去拍风光照片了。草原略显单调，坝上也觉平庸，留给发烧友们去练习瞄准儿吧。起码也得拍拍历史悠久的长城，荒蛮苍凉的西部高原，云山雾罩的张家界、九寨沟什么的。要想把照片拍得有点儿内涵，拍得有点儿宗教的那种挺神秘兮兮的感觉，而且还能唬住别人，那肯定是非西藏莫属了。

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高出一截，既不是猎奇也不糊涂，而是像你说的那样，跑西藏是在寻求一种精神的归宿或者说家园的话，那就更有些装模作样了。这种原因说白了，动不动就往西藏跑，多半不过是要去散散心放松一下而已。工作压力太大了，忙了几年了，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最近离婚了，无聊了，都会成为往西藏跑一跑的最好理由。其实这是一种逃避或者是一种没事找事。什么在那里心灵得到了净化，不过是顾左右而言他，暂时脱离了那些真正使我们感到困扰的东西。你愿意这么做也无可，问题在于，这和什么摄影艺术创作扯得上什么关系？

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个关系，即使你就是想去西藏“创作”一把，那西藏无论其地理环境还是文化上的深邃，都不是你跑几次西藏，造访几回寺院，读几册经书，跟个活佛合个影或者与个喇嘛聊一聊天可以搞明白的。当你不断拍下了你最感兴趣的那些有关西藏的表征性事物时，这些概

念化的图像便会一再强化和印证人们对于西藏的错误的想象，同时也遮蔽了有关西藏的真实而丰富的内涵。我们通过你的这些照片看到的是什么呢？

老子《道德经》中尝言：“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东晋时，简文帝入华林园游冶，对随行左右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关注当下，关注于自己切身的生存体验，并由此体悟到天地的道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对于宇宙空间的观照方法。杜甫有诗说：“江山扶绣户，日月近雕梁。”宋时一高僧道灿也有诗云：“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久。”都在说这种不奢望，不远求，重视切近的经验与内在体悟的大境界。事实也正如此，你自己具体而微的生命活动，你所熟悉的文化与环境才会构成你真实的生活。而所有的奇观都外在于你的生活与判断，那是你的头脑所无法企及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外在于你的经验和知识背景。你可以观看它，但你却不可能像身处其中的人们那样成为它真正的一员，你永远只是一个与西藏擦肩而过的观光客。你的所有幸福与苦难都发生在你所依赖的文化与土地之中，你的问题也只能在这里得以最后的解决。在你的生活之外，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使心有所驻留的自由之所。这就是当年朱熹所说的那种“即其所居之位，而乐其日用之常”的平常心。说到底，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你把自己摆平了，这世界还有什么摆不平的？非要在你的生活之外去什么西藏“体验生活”，仿佛你一直是生活在生活之外一样，那岂不是骑驴觅驴，磨砖作镜了？

1999年月10月

编者：

移步换景，站在不同地方看到的东西也不同，树勇有树勇自己的角度，对摄影，对拍西藏，或者对别的什么。但可贵正在于“不同”，正如很多艺术现象因“异”而成。

所以拿这篇未曾发表的旧文来重读，今天觉得依然好玩。文中树勇再提及延康的“西藏”，我实在不忍他有这个遗憾，只得求延康将那尚未完工的“西藏”弄出来亮相，要知道他要用十年的时间来拍完这个专题，可这一下，我们还得把他这拍半截的作品曝一下光。

往下翻吧，你会看到杨延康未完工的“西藏”。

COMMENTS · 09 ·

中国纪实摄影分类探索及特征初析

文：司苏实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刚刚开始，对外文化交流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摄影人的热情已经彻底点燃了。他们急于用相机记录社会，表达自己，因此，自己创造条件学习，更多的是自行摸索，然后各有主张地展开探索和实践。这是必然的事，也是客观事实。但中国有着非常雄厚的文化基础和哲学基础，即使具体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仍然会受这宏观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随了哪个师，选了哪条路，或自学成才，作品中必然会体现出这种大文化环境的特点。即使后来开放条件已经非常好，但由于语言基础，组团、接待条件的限制，中国摄影界在对外交流方面仍然显得跟不上形势。但老实说，自己已经成了气候。特别对于那些已经有所成就，历经二十多年磨练的摄影人来说，交流的意义已经重于拜师学艺。西方的东西再正统，再完善，也无法改变已经二十多岁的中国纪实摄影这种土生土长的品性了。

我支持有条件者系统地、准确地介绍西方已经非常成熟的纪实摄影模式（同样有着许多变异或分枝）。它可以帮助中国纪实摄影人更宏观地掌握纪实摄影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汲取许多宝贵经验；也不反对培养谙熟西方纪实摄影技法的摄影师。但我不赞成强求中国的纪实摄影必须走西方道路的倾向，用某个模子去框套中国的纪实摄影，以此来贬低或否定中国的纪实摄影就更不应该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假如中国的摄影家们是在西方先行者们的热心辅导和教育下开始拍摄纪实摄影，假如中国摄影家早就对西方的纪实摄影谙熟于心，也许今天的中国纪实摄影仍然处在‘学生’阶段。”简单地追随很难赶上前人的步伐；即使追上了，也未必是好事。一个朋友在他的经历中写到，他的老师问他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欧洲摄影师？他答：布勒松。老师说：我们有一个布勒松。但不需要100个。（高磊《在银盐与数码之间游走》）

一个事物的产生，一定是以社会的需求为依据展开的。不同的，哪怕是些微差别的需求，必然会导致新生事物形成互相适应的个性，这一点，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是自然而然的，发自于需求的突破与创新，而非幼稚的求异。阴错阳差的现实，无形中给予中国纪实摄影一个独立成长的机会，这应该说是好事。就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独立自主地应付问题，充实自己，纪实摄影同样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个性化的东西，一定是有长有短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有条件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的骨子里已经充满了民族之血、之气的时候，再去学习别人的东西，可能反而是好事。它使你更容易有选择地吸收其营养，回避无益的干扰。地球在缩小，摄影也必然要与全球融合。要想在这种全球性的大融合中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或更适合于反映这一地域的社会文化，并准确细致地展示给世人，拥有独立的个性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曾较长时期回避使用“纪实摄影”一词。并非怀疑这一概念，而是想换得一个较清净的思考环境。摄影界喜欢堂堂正正地讨论，喜欢刨根问

底地“较针儿”的人少；喜欢捧喝刘姥姥，喜欢以己之长，贬他人之短的人多；余下就是当面虚捧，背后谁也说不清。这是阅历过浅的缘故，也是家教缺失的反映，当然还会有隐晦的圈际关系。总之，学术空气，包括人际关系有点儿不健康，感觉不尽人意。这使不少不喜欢斗贫嘴的理论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逃避，摄影理论研究一直处于单打独斗，踟蹰不前的状态。“纪实摄影”是中国人的概念，无论初命名者怎样期望，它已经在一种无法选择的环境中诞生并成长起来了。不可能让它永远保持“父母”的愿望。有其存在，就一定要有研究其个性的必要。其实，西方的纪实摄影也是异彩纷呈的，绝非一两个经典的模式可以代替。中国的纪实摄影在这样一块，而不是那样一块土地上诞生并成长起来，自然有其独特之处，也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过于介意称呼，能够区别出来以供分别研究、学习就可以了，加个定语就解决了嘛。如果一定要从翻译角度追求“正对应”，那只好另找词汇。这个中文词汇，约定俗成，已经属于中国人，属于中国的摄影了。

这并不影响中西文化的比较。严格地说，只有自己已经成长起来，长大成人，才有可能去与别人试比高低，这不是因“祸”得福吗？谁说学问只有“学者”们说得，其他人说不得？经过十年动乱，有几个经历者好好地上过学？中国的纪实摄影，难道不是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开拓出来？这些人都该靠边站吗？我们不可能是最好的，完美无缺的。但一定是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是具有个性的，这一点不应该取笑。如果坚持削足适履，只能是自找麻烦，让大家无所适从。

因此，无论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还是从因地制宜继续发展的角度看，当前最需要的课题之一，是尽可能少地受外界干扰，认真总结这二十年来的发展现实。由于各自的基础不同，关注点的不同，条件的不同，使用目的的不同，加上对纪实摄影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这是不应该怪最初的介绍者没有介绍好），二十多年下来，在广袤的中国，自然会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纪实摄影立世。我们可以试着把它们归一归类，分别谈谈它们各自的个性特征，包括长处和短处，然后再谈如何学习，如何改进，然后再谈如何进入世界文化之林。

以上是依我多年的认识，试着归纳出来的几种大的类型，草列于下，仅供大家参考、指正。详细分类将来会在大家提供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后进一步展开。

我必须再罗嗦几句：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我不是学者，不是权威，只是个热心者，多年的经历者而已。敢于提出，不过认为是急需，是应该做的事，权当抛砖引玉。大家尽可以“扔砖头”，深入批判，或抓住病灶一针见血。当然更欢迎指出谬误，肯定所长，容我改进。

待续

先享受个过程再说

文：王少君

笔者1983年8月1日被分配到一家摄影杂志工作。从那天开始接触摄影至今，不知不觉已经二十余载了。

这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认真去拍过照片。只是因为做了与摄影有关的事情，让笔者每天都能吃上饭。当然，也没吃什么好饭，方便面吃了几千包绝不夸张。苟且偷生，已经行将就木了。好像是一个深入摄影界内部多年的外行人，从上到下，结识了不少摄影人。但没有拍照片，说实话是不会拍照片。只是静静地看摄影，看摄影人如何表现，看他们如何出人头地，如何现眼。

前几天夜里酒喝多了躺在床上，望着空无一物的房顶，闭上眼，把二十多年经历像放电影一样放了一遍，很多感慨。想着想着，一睁眼，房顶上隐约出现了孔圣人讲课的场景：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让卡什给我照一张8×10的黑白像。现在孔庙里把吾的脸画成被踩了一脚的柿饼那样扁，颜回，你说，老师的脸有没有那样扁？”

颜回跪在地下，“老师，您的脸美甚。这事儿也不怪卡什，他老人家满头大汗扛着8×10相机来的时候，您老已经仙逝了，没照成……”

“放屁。”孔圣人一脚把颜回踢倒在地。“吾的灵魂一直活在中华的大地上，什么时候死过？”

现代科学不断用事实证明人们原本不敢相信的事物，原本认为是虚假的东西，现在都在慢慢变成现实，宿命论好像也在其中。孔圣人是不是真有在天之灵，没有科学定论，不敢乱说。是真是假暂且不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摄影这东西诞生得太晚了。不然，如若有赤壁之战的照片，谁还看卡帕的士兵之死；如若有杨玉环在华清池沐浴的照片，谁还看卡什的黑白人像；如若有崇祯皇帝上吊的照片，谁还看布勒松的太监图呢？

可惜，太可惜了。摄影这玩意儿，古人不用心研究，整天忙着斗蟋蟀，让洋人钻空子拣便宜发明出来。炎黄子孙，吾辈，甚感不乐。

摄影虽然在众类艺术中诞生得比较晚，但也给不少人带来了乐趣，也让不少像笔者这样无能的人，有了吃饭的机会。可是，与摄影接触多了，反而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摄影，可能是熟视无睹吧。摄影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敢说。

这么多年，在编辑部里有机会看了许许多多照片，几万张、十几万张，怕也不止。但是什么样的照片才算好的摄影作品，真的不敢说。越看多了，就越说不清楚，或者说是看糊涂了。

可以肯定说的是，身份证上的照片拍得再好，肯定不是摄影作品；产品说明书上的插图再有艺术性，也不大可能成为传世摄影佳作。二十余年与摄影的接触只能说什么是摄影，却说不出什么是摄影。好像有点儿可怜。

如果在20世纪的中国摄影作品当中选一百张代表作不难。但选十张就难了。如果只选一张代表中国摄影百年水平的照片，基本上是选不出来了，或者说，还没拍出来。

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品味摄影，去感受摄影。拍多了以后，去体会摄影的感受，去挖掘可能出现的佳作。摄影图片如果能让一个普通人、一个外行人看了有感受，那才可能已经是成了。

多数人是不可能成为摄影名家的。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品味摄影的乐趣，欣赏摄影，也可以参与摄影活动，亲身体会摄影。没机会体验成功，至少也肯定有机会体验失败。

其实摄影本来就不过如此。人生也不过如此，成功者少，失败者居多。品味摄影，体会摄影，感受摄影，献身摄影。像卡帕那样，用血肉之躯，找机会修炼一条不死的摄影生命，常驻人间。这个过程其乐无穷。

成不成名，到不到家，别想太远。

先享受个过程再说。

•我想我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拍照片？

文：姜纬（独立艺术展览和出版策划人，摄影评论家）

摄影界很热闹，各种各样与“国际”接轨的摄影节、摄影周、双年展，以及其他的小型展览，大致体现了中国摄影在当下的整体面貌：繁杂的作者身份和题材风格、繁杂歧异的梦想和思想。这是“革命成果”的展示。多年以来，中国的摄影家、理论家、活动家们致力于摄影革命，从提出新旧之分，到强调摄影的“人文关怀”，再到呼唤摄影的“当代性”，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碰撞于堂会，摩肩接踵，苦口婆心，此起彼伏，一直在规划和塑造新的摄影状态。时至今日，我们确能大致得知这种状态的面貌——差不多一切新精神、新路数和新因素尽在于此。

“革命”缘于深刻的不满和深刻的憧憬，我曾是一个对摄影状态深怀不满者，比如：少数人把玩操作的垄断局面及保守僵化的阅览体制、吟风弄月的单一的唯美装饰趣味、利用滥用或者挑衅人类情感的投机创作方式、生搬硬套谬误频出的学术理论，等等。在不满之后，我也曾经如此展望过摄影的前景：

在过去，摄影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专业技能，尽管历史不长，却也有道统有文统，但在现代社会中，摄影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它再不是“摄影家”们的专利，同时，它的应用范围包罗万象，你不能说《国家地理》

杂志上的或者我在网上发的照片就不是摄影了，与写小说、写诗不同，拍摄照片是一种最普遍的语言应用活动。

这种“民主”也许是真正回到了摄影的原初构想，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强力支持。它们对照片有惊人的、永不餍足的需求，这需求是消费性的，但同时也构成言说、交流和表现的巨大场所，要知道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如何庞杂、分歧、丰盛、活跃，你都不能埋头光看文字，不能只奔波于美术馆和画廊，你还得关注报纸、杂志、广告、网络甚至大街、楼宇、手机等等一切可以“种植”照片的土壤。

这样的话，相对于摄影“艺术殿堂”，将形成巨大的摄影“民间”，在这里，也许一切都是零散的、不定型的，但是这里有新的摄影精神——对自身经验的执着。这其中当然也充斥着陈词滥调，但也有很多人是不把拍照片当做表情的，或者说，即使表情，他们的自我想象与传统的摄影艺术划定的场域也相去甚远，他们没有一个“道统”去承担，他们效忠于自身，他们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自身的经验。

是的，他们常常不太正经、不太认真严肃，但这个世界、我们的自我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某种意义上，世界和自我就是各种各样真伪难辨的价值碎片喧嚣扰攘的场所，那么，当我们拍摄时，我们要留下对话、怀疑的余地，作品就应该包含着各种语言的相互争辩、嘲笑。

还有作品的欢乐和自由，拍照片是欢乐的事情，是体验自由。

还有丰盛的语言力量，那是尽情恣肆、惊险华丽的炫技，是未经驯服的欲望本能，是从活生生的语言经验开始的狂奔。

——这大致可以看成是对当前摄影状态的描述，当然这没什么好得意的，只不过证明，在当今中国，做一个预言者是最保险的事，因为“未来”很快就会如愿地变成“现在”，而且是矫枉过正的“现在”。在2006年，看一看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摄影展览，翻阅一些报刊杂志，再到网站转一圈，你就会对当前中国人的摄影实践有一个总体印象：那是对自身经验的执着，但这也很容易变成自我欺骗，变成澎湃的表演欲望；那是对话、怀疑、争辩和嘲笑，但也常常是虚无，是对确定、认真和严肃的蔑视；那是狂欢、本能，也是暴力；那是自由，但大半是不负责任的伪自由；那是丰盛语言之所在，可往往也是急火攻心的名利场。

仅仅一二十年的时间，一切似已水落石出，至少在两个方向上，摄影的革命似乎可以宣告胜利：在摄影“艺术”的领域里，一些当年孤独的探索者已经修成正果，野狐禅入庙堂，摄影的基本观念和审美场域已有重大拓展；同时，摄影的“民间”已经形成，广大无边且欢乐无限。

在这样的时刻，我重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那么，我们此时在哪儿呢？此时究竟是“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呢还是遍地英雄振衣而起，“文起八代之衰”而“复归于正”呢？

这首先得弄清为什么写文章，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用”。古时的诏旨奏议判辞是文章，现在的报告、总结、新闻、论文也是文章，这些都是“用”，文字是社会借以运行的基础功能之一。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一个人写报告或做论文与一个人写一部小说写一首诗是有重大不同的，前者是“用”，后者是“无用”，写文章的理由在“用”的层面上不必争辩，现

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民需要“无用”的文章——你为什么写文章呢？

在文章的“无用”中，我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我们喜欢这“无用”的事，因为它使人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作者”——关于“我”、关于我的世界的“作者”，一个有明确主权的声音。

有用之文当然也有作者，但这个“作者”是没有身体的，他必须把自身想象为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客体），这个“我”有时是个“法人”，有时是“我们”或“咱们”。这也正是有用之文的“用”之所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需要在我们和他们的总体规模上分检事实、作出论述和判断。

所以，相对于有用之文，无用之文的区域远为混沌和嘈杂，无数的“我”充当自身的秘书和史官，这种不可掩盖也无意掩盖的自我指射的写作，面临着一系列隐蔽的、但又是致命的问题：

我们其实并不在意文章作者和作者本人的同一性，我们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我们对这个作者的基本信任？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是“我”的世界的作者，那么这个世界是如何被估价和被检验的？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意义来源，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而成立？或者说白了，我们怎么确认一个人对于他的世界的编纂和整理是有意义的呢？怎么能够确认写文章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至此，我理解了古人对于写作的伦理问题的偏执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起就起在他为古代中国的文章——无论是有用之文还是无用之文——确立了一套明晰的伦理模式：顶端是普遍运行无所不及的“道”，道化而为浩然之气，每个作者都分享和养育着这团浩然之气，然后他们提起笔来写文章。道是水，人是水的波纹，人又是水，文是人的波纹，人和文最终都因“道”称信。一切文都被纳入具有强大权威的关于终极真理的本体论体系之内，“异端”没有了，人和文之间的伦理疑难迎刃而解。

很好，我相信，在古代中国，在历经千秋的道与人的支离、人与文的支离、文与事的支离之后，人们看到这个光滑严密的体系必定是长出一口气而“靡然从公”。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道”百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了，裂了、碎了，在现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天上有个人“道”，人和文都如向阳花一样对着它开放；在现时，大地上只剩下了人，无所凭依地写着他的文，这是解放，是自由的可能，但解放之后，为使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放纵和离散，韩愈和苏轼以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必将重新成为尖锐的疑难。

至此，我也可以说出为什么在讲述当下摄影问题时要扯上遥远的韩愈和苏轼了，这是因为：我坚持认为照片和文字有着许多的相同相通之处——这二者都是各自时代最鲜明的语言；都为自己划定了相对自足的区域；都体现着人对自身生活、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和选择；都有“有用”“无用”之分，我在前述无用之文时说过，它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当我们张开镜头决定拍一张照片、尤其是拍一张无用的照片时，其实和写无用之文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件使我们从生活中超脱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任何一个这样的照片的作者，他都是在自我塑造，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设想编纂世界。我不认为我在前面所思所写的就只是针对文字，也不认为韩愈的时代离我们遥不可及。